

# 多一些读者“有兴趣,能读懂,且受益”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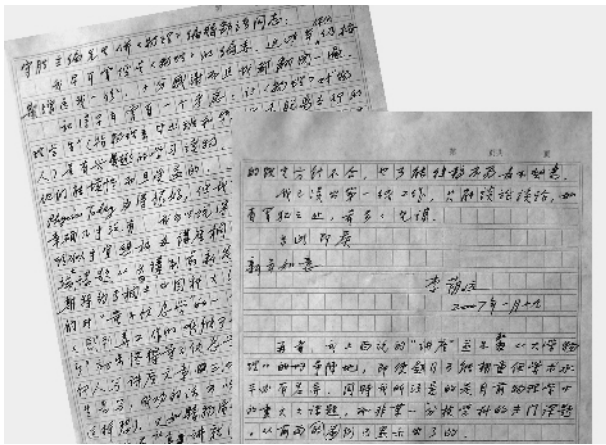
## ——从李荫远先生来信谈起

阎守胜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100871)



年初收到李荫远先生信,经李先生同意,全文刊载如下:



以上所说,仅供参考,也许和《物理》的既定方针不合,也可能组稿不易,办不起来。

我已淡出第一线工作,只能谈论谈论,如有冒犯之处,希多多见谅。

专此即候

新年如意

李荫远

2007年1月19日

再者,我上面说的“讲座”并不和《大学物理》争阵地,即使题目可能相重但学术水平必有差异。同时我所注意的是目前物理学中的重大课题,而非某一分支学科的专门课题,从前面举的例已显示出了的。

守胜主编先生并《物理》编辑部诸同志:

我早年曾经是《物理》的编委,这些年你们仍按期赠送我一份,十分感谢而且我都翻阅一遍。

记得早年曾经有一个考虑:让《物理》对“物理学生”(指物理系毕业班和毕业后未脱离本行的人)是有兴趣的学习读物,即每期总有文章是他们能读懂而且受益的。近年来《物理》有点像 Physics Today,办的很好,但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文章确几乎没有。我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即《物理》似乎宜组稿办讲座栏,即对物理学中某些尖端大课题从头讲到最新发展。例如2005年第10期“特约专稿”中,中国科大潘建伟小组介绍了他们对“量子信息学”中的一个专题的最新成就,使人感到其工作的难能可贵,而并不能使“物理学生”初步懂得量子信息学,要办到后一点得请内行人写讲座文章,一个系列讲座可以有三、四篇文章吧(如果让一位研究生来写,成功的话可以代替硕士论文了——我这样想)。又如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课题讲一两句话容易,认真讲就是涉及宇宙学的讲座了。

李先生的来信和他的建议,尤其是信中流露出的老一辈物理学家对中国的物理事业,特别是对《物理》杂志的关心,让我十分感动。

这些年来《物理》杂志确实有所进步,受到读者的喜爱。究其原因,我想最重要的是作为她生长的土壤,中国物理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记得在1990年代末,我们开设了“研究快讯”栏目,介绍国内物理学家做出的,能达到在 Phys. Rev. Lett. 发表标准的重要研究成果,当时很担心是否能保证每期有一篇稿件。现在,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每期3、4篇已是很平常的事了。同时,亦如李先生信中提及,在特约专稿和评述栏目中,也可以有一些在自己研究工作积淀基础上写出的很好的文章了。

《物理》由于她特殊的定位,并不能靠文章的版面费生存,也很难得到有分量的经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办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的努力和多方支持,其中有编辑部在广告和发行方面下的功夫,也包括读者,以及如李先生和其他物理学前辈们的支持和关爱,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杂志质量已得到明显的提高,

并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得以生存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刊物的质量,使她在推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2006年12月26日一年一度的京区编委会上,大家的共识是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文章的质量.文章的选题要好,为大家所关心;同时学术上严谨,但写作上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用李先生信中更为精辟简练的语言,是要多一些读者“有兴趣,能读懂,且受益”的文章.原因很简单,因为《物理》不是学报类的刊物,而是面对整个物理学界,供大家翻阅的“杂志”.

从我1999年出任主编以来,我记得文章的质量是年年在编委会上要提的问题.最近几年,这方面有相当的进步,有些栏目做得较好.“特约专稿”和“评述”是很好的栏目,我们非常高兴,也十分感谢有这么多出色的物理学家能为我们撰稿.“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栏目,过去文章质量较差,自从我们坚持“文章一定要有新的史实,或新的观点,特别关注中国的物理学家”的原则,且在刘寄星,戴念祖等先生撰写的文章的带动下,这个栏目以及相关的“三·八”妇女节专栏和写默默为我国物理学发展勤恳耕耘的物理学家们的栏目等,出现了一批读者反映很好的文章.“物理新闻”栏逐渐有了稳定的供稿群体,在云中客示范性的短新闻带动下,从选题到写作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研究快讯”是基础很好、且受欢迎的栏目.我们希望刊登的是对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的导读性的文章,即着重说明研究工作的背景,要解决的是什么物理问题,解决方法中的独特之处,得到什么结果,价值何在,有兴趣的读者自然会找原始论文阅读.我们不希望文章仅仅是原文的中译,因为现在读者不难找到原文,也可以阅读英文文献.“前沿进展”栏目中的部分文章,有点像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从独立成篇,作为能在《物理》上发表的文章而言,写得不够好.我们在内容和写作上权衡,留下了一些,更多的只能作退稿处理了.

《物理》设有“讲座”栏目,2006年是关于原子光学方面的,所涉及的内容确实是物理学的前沿,但和李先生信中提到的对讲座系列的要求相比,也许文章要写得再浅近易懂一些.我们曾经设想开一个“物理大讲堂”栏目,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介绍一些大家听到很多,希望有所了解的概念,如Luttinger液体,量子相变等等,也许仍然是个好的主意,只是如李先生所说,要找到合适的内行人来撰写.

开设“主编页面”栏目,是希望建立一个主编、副主编和读者交流的平台.借李先生的来信讲这么多话,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物理》能更多的发表读者“有兴趣,能读懂,且受益”的好文章,把《物理》办得更好.

· 物理新闻和动态 ·

## 美国学者再看中国近代科学之文化史

为什么近代科学的诞生地是在欧洲而不在中国?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中,作者Benjamin A. Elman(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史教授)重新审视近代科学欧洲中心论. Elman试图推翻那些站不稳的典型说法,如: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是由于儒家思想二千多年的统治,或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等等.此前,2005年Elman的另一本长篇巨作*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曾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次出版的书可以说是前一本的缩略版.

Elman将中国与欧洲科学的相接触分为三个阶段:传入、调和、融合.在每一个阶段,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复杂交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平坦的发展道路.17世纪初叶,隶属于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们来到中国.这些人以及200年之后到来的基督教的牧师们,是近代科学走出欧洲的主要传播者.神父们以他们的天文以及测地知识,满足了明、清皇室制定精确历法和绘制帝国版图的需求.而基督教的牧师们带来的工业和军事方面的先进技术,则正好适应了鸦片战争失败前后中国改革派的需求.遗憾的是,在1600—1900三百年间,许多最重要的理论和原理并未真正传入.知识的过滤和阻断,部分原因来自传教士本身的宗教承诺和宗教纪律:天主教的神父们拖延牛顿学说的翻译长达一个世纪,基督教的牧师们则用基督教的创世纪解释达尔文学说.另一方面,这批传教士长期缺乏与欧洲的及时通讯,致使传播跟不上科学的最新进展.近代科学的传入也曾遇到中国宫廷成员的阻力.中国的帝制,使得任何知识要想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必须首先博得宫廷对其效用的兴趣.结果,抽象的知识(如微积分)较少受到注意.中国官方将物理学等称之为“西学”,其中包含着某种“贬意”.此外,皇室还鼓励中国精英去搜索古代经典,以证明:“西学”只不过是早年中国成就的衍生品.

(戴闻编译自 Science2007, 315:188 和哈佛大学网页)